

⑧ 36-41

勐宋哈尼族, 原住民知识, 传统文化, 生态系统, 多样性保护

生态学杂志 2000, 19(2): 36-41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西双版纳勐宋哈尼族的传统文化 与生态系统多样性管理*

Q16

王建华 许建初[✓] 裴盛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650204)

K892.354

Study on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Management of Ecosystem Diversity in Mengsong Hani Community, Xishuangbanna. Wang Jianhua, Xu Jianchu, Pei Shengji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AS, Kunming, 650204).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2000, 19(2): 36-41.

The Hani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ir traditional practices for management of both forest ecosystem and agroecosystem in Mengsong administrative village of Xishuangbanna were studied. The Hani people have traditionally conserved mosaic forest landscape such as the community rattan protecting forest, village protecting forest, water source forest, cemetery forest, and sacred forests throughout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al beliefs and customary institutions which reflects the Hani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perception about the interaction of forest-water-agriculture and its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those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and traditional practic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was discussed.

Key words: Xishuangbanna, the Hani people,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 management, ecosystem diversity.

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 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与当地的动植物和森林结成了极其密切的关系, 他们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 形成了多样化的原住民知识体系(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和传统文化信仰(cultural beliefs)。这些知识体系和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认识、利用与保护动植物以及生态系统的知识与实践, 因而也就成为这些原住民族与当地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技术保障^[3, 8, 10, 11]。

在全球性环境变化和生物多样性迅速丧失已成为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的今天, 国际社会正在采取积极行动, 以寻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各种途径。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在会议上所签署的“21世纪议程”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正是这种行动的集中体现。原住民知识作为解决这些严重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也被提上了议程^[3, 8, 10, 11]。

本文将阐述云南省西双版纳勐宋哈尼族生态系统多样性管理的传统实践, 并分析哈尼族朴素的生态观点的社会文化内涵, 以探讨利

用传统文化和原住民知识, 促进该区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管理的可能性。

1 自然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自然概况

勐宋位于西双版纳景洪市西南部, 西面与勐海县布朗山隔山相望, 东与勐龙镇曼伞办事处相邻, 北为勐龙镇曼博办事处, 南面和缅甸相邻。纬度 21°27' ~ 21°34', 经度 100°25' ~ 100°35', 海拔 800 ~ 2000m。“勐宋”一词来自傣语, “勐”是位于平坝或盆地的大部落(或部落联盟), 区域之意, “宋”为“高山”地区, 所以“勐宋”就是高山盆地的部落。其面积约为 100km², 较平的坝区不到 3%。

* 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知识创新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王建华, 助理研究员。1998年获民族植物学硕士, 主要从事民族植物学、环境资源管理和农村社区发展工作。

许建初, 研究员, 国际地球生物圈土地利用和地面覆盖(LUCC-LGBP/HDP)常务理事, 主持福特基金会、国际山地中心、瑞士发展合作局和加拿大发展研究中心等国际项目, 主要从事环境资源管理、农业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研究工作, 发表论文 40 余篇。

山区占97%多。土壤为砖红壤(800m左右)、赤红壤(800~1500m)和红壤(1500~2100m),而勐宋坝大部分在长期的水耕熟化条件下发育成为水稻土。

勐宋属于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区,由于受印度洋气流和当地地形的影响,雨量充沛,年降雨量在1600~1800mm之间。全年干湿季明显,80%的雨量集中在5月至10月的雨季,年均相对湿度80%以上,年均温度18℃左右,冬天有轻霜。生境优越,植被类型随海拔变化及局部小气候呈分带镶嵌分布,包括思茅松林、山地季风常绿阔叶林及部分热带山地雨林。

勐宋办事处由11个自然村组成,其中10个村为哈尼族,1个为拉祜族。整个地区总人口为2588人(1997年),共544户。1980~1996年的人口增长率为10.3%,人口密度26人·km⁻²。除了拉祜族12户53人外,其余为哈尼族,共532户2535人,占总人口的98%。勐宋哈尼族又分为爱尼和阿克两个支系,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爱尼支系,其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82.1%,分别隶属于8个爱尼自然村的455户。

1.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民族植物学与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具体包括半结构访谈、参与性观察和画图、证据标本的采集和室内鉴定等方法。其中野外半结构访谈又采取不同形式,包括关键性人物(如村长、老人和妇女等)访谈和小组访谈。

2 结果与讨论

勐宋哈尼族是农耕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斗争实践中,他们懂得了森林与农业以及森林与水源的关系,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和森林)管理的原住民知识,并把它纳入整个村社管理体系中,用族规、寨规和宗教来规范所有人的社会行为,使当地对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村社的可持续发展有了牢固的社会基础。

该族根据土地资源的特征和用途,将整个村社的土地划分为村寨、森林、轮歇地、水田、沼泽地(水体)5种类型进行统一区划管理。平坝开垦为水田;村寨则建于平坝四周的山腰和山凹平坦之地,寨后寨周森林蓄养作为水源林和风景林,严格加以保护,使青山常在,清水长流,令村寨淹没于

翠绿之中,溪流流过村寨,灌溉寨下农田;而轮歇地则划在离村寨相对较远、海拔相对更低、热量更充足的缓坡林地中。在村社头人(叭罗)、各村寨陇巴头(追玛)、各氏族族长(帕牟)的共同商议下,对整个社区的土地进行林-寨-地-田分片区划,对重要森林资源由村社统一管理,反映了勐宋哈尼族传统公有制的管理制度,体现了他们对森林-水源-农业等系统较深的认识和持续利用的原则。

2.1 森林生态系统的传统管理

勐宋哈尼族把森林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绝对保护的,包括村社藤类保护林、村寨防护林(现叫做风景林)、水源林、坟山林以及“地母圣林”,这些森林都是绝对禁止砍一草一木,所以都是以原始森林的形式被保护下来,其中除了村社藤类保护林为勐宋哈尼族独创外,其他都是所有哈尼族村社进行保护的森林,也是传统哈尼族村寨建设必不可少的单元。为了便于讨论,在此,将这些哈尼族村社传统绝对保护的森林叫做传统村社保护林。另一类是可以利用的森林,包括传统用材林,传统薪炭林和传统经济林三种。另外,沼泽地、天然湖泊等被认为是各种“鬼神”居住的“圣地”也被哈尼族绝对保护。

2.1.1 村社藤类保护林的管理 村社藤类保护林 Sangpaqbalwal (注:划横线者为哈尼拼音文字,下同;汉语拼音为 Sangpabawa,简称 Bawa) 是勐宋哈尼族与坝区傣族在历史上共同管理当地森林及其棕榈藤类 (*Calamus* spp.) 资源的产物。早在约150年前(距今有6代)、傣族地方最高统治者在勐宋设立了 Sangpaqbalwal, Sangpaq 在哈尼语里是“皇帝,国王”之意,在此指西双版纳历史上傣族的最高统治者,一般译为“傣族土司”, bal 来自傣语,“ba”意为“地方,森林”, wal 也是来自傣语,“wai”为藤类的统称,所以 Sangpaqbalwal 可直译为“傣族土司保存藤类的森林”,现意译为“村社藤类保护林”。该处森林面积约为200ha(不包括边缘保护地带)。植被类型为季风常绿阔叶林及热带山地雨林,层间植物特别是棕榈藤类十分丰富,大约有15000藤丛,其年产藤潜力为10t左右^[5,7]。

另外, Bawa 也是当地重要的水源林,它为勐宋5个村寨提供了常年不断的自来饮用水源,同时也是勐宋坝133.33ha水田的重要水源林之一。而且 Bawa 兼有风景林和防护林之功能,由于传

统的哈尼族房屋为茅草房,极易着火,而保护林则具有隔离林外轮歇农业火源的功能,并作为整个勐宋村社景观,美化环境。

Bawa 具有相当的面积,从山顶到管沟分布有季风常绿阔叶林到热带山地雨林,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当地生物多样性,尤其保护了由于轮歇农业带来的植物物种的流失。如作为热带山地雨林建群种的滇南红厚壳(*Calophyllum polyanthum*),是优质用材树种,现已列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在该保护林就有较大的生长和更新良好的群落。此外,对当地野生藤类资源的保护和限制开采措施,促进了当地人对藤类的栽培。据调查,勐宋栽培藤类已有五代,约100多年的历史。当地原产藤类有2属,4种和5个变种。哈尼族栽培的就有3种5个变种,只有一种因藤质量较差而没有栽培^[6]。在轮歇地休闲地栽培藤,更是勐宋哈尼族的独创。这减轻了当地人对藤类自然资源的利用压力,从而,反过来促进了藤类自然资源的保护。

2.1.2 传统村社保护林的管理 传统的哈尼族村寨总是被郁郁葱葱的森林所包围着,这些森林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因此以不同的方式被当地人保护。

①村寨防护林——“普仓”*Pucang*。传统的哈尼族村寨一般建在地势较平缓,森林茂密,水源充足的半山腰。哈尼族信仰万物有灵,人鬼各居其界,所以,村寨的四周一般要留出约500m宽的森林(约相当于80ha)作为村寨防护林,哈尼语叫*Pucang*。“pu”即“村,寨”,“cang”为“地方,森林”,*Pucang*可直译为“人居住的地方,森林”,其涵义即为“人间,人界”。与之相对的是“伯仓”*Baocang*,意为“野外,非人界”,即“鬼神界”。在村寨出入口的两头各立一个寨门——“琅坎”*Lanlkang*,以示人与鬼神界之间的界线(另还在通往坟地的路口立一专门的“琅坎”,这是通往祖先村的必经之门,也是人间与祖先村的界线,人们只在埋人时才走这条路),寨门以内是人界,以外是鬼神界。

由于村寨防护林具有这种文化信仰上的原因,所以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砍伐其中的树木的,但可以采集药物、蔬菜和水果。另外,村寨防护林主要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a 防火带。由于传统哈尼族的房屋为茅草房,极易着火,所以这些以红木荷(*Schima wallichii*)为优势树种的长绿

阔叶林*Pucang*可以阻止轮歇农业火源进入村寨;b 风景林。环绕村寨的*Pucang*是哈尼族村寨一道美丽的风景线;c 流行病的天然屏障。哈尼族认为森林能阻止流行病从外界侵入村寨。

②水源林——“高美桑哈”*Gaomail - sanghah*。哈尼族村寨一般建在山腰,轮歇地,在山腰到山脚地带,而山顶和涵养水源的地方留作水源林进行保护。水源林在所有保护林中面积一般最大,这些大面积的成片森林是当地野生动物主要生活和活动区,所以也是当地主要的狩猎区。除棺材木外,绝对禁止在这些水源林砍伐任何树木。这些水源林中较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是目前西双版纳热带林中保存最完好、最为典型的热带山地雨林之一,它至今仍然是尚未被国家进行重点保护,也未被植物学家进行过系统的物种考察研究的一片“处女地”^[1]。以水源林为主的勐宋森林又是大勐龙坝区约200ha水田的水源林^[6]。毫无疑问,勐宋哈尼族为我国热带森林资源的保护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③坟山林——“老崩”*Laoqhiml*。哈尼族认为,人死以后必须举行超度仪式才能使死者的灵魂顺利回到祖先村。这种仪式是相当隆重的,一般杀1~3头水牛进行,并请高能的祭师“贝玛”吟诵长长的哈尼古经,为死者的灵魂指引回祖先村的道路,也通知守候在路上的各位神仙为回祖先村的客人提供方便。进行土理是葬礼仪式重要的一环,也是死者灵魂进行超度的场所。所以哈尼族在选择了一个新的寨址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一块风水宝地作为其坟山,受到绝对的保护,连采药都不行。村寨每搬迁一次就必须重新选一块地作为坟山,即使搬迁的距离很近。而且搬迁以后,原坟山林仍然被哈尼族绝对保护。由于勐宋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不断从其东北部的思茅松林沿着南丹路向勐宋坝迁徙,所以,在这一带留下了许多大大小小但非常茂密的坟山林。这也是这一带森林仍被保护很好的原因之一。

④“地母圣林”——“米桑桑区”*Milsanl - sanggu*。哈尼族相信,所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神灵都归“地母”管辖,所以每年都要杀一头猪祭祀“地母”,哈尼语叫“米桑老”*Milsanl - lao*,以求“地母”

1)李延辉,个人访谈 1998。

保佑本年风调雨顺,没有病虫害,保佑庄稼大获丰收。祭祀地母的地方一般选在原始森林中生长健壮的一棵树作为神树,紧靠着神树搭一座约一人高的祭坛,上盖一间小屋供“地母”居住。被选作神树的树种一般是寿命较长的一些当地树种,如湄公栲(*Castanopsis mekongensis*——“直嘎”*Ceevqav*),红木荷、菩提树(*Ficus religiosa*——“年璋”*Njailzanl*)等。祭祀时间选在春播结束以后(6月)的一个吉祥日子,每户由一成年男性代表参加,杀一头猪后将猪头放在祭坛上祭供给地母,而猪身在当场煮熟供参加者分享,吃不完的肉与汤全部倒在神树树基上。祭祀当天所有妇女及留在家里的其他成员都不准外出干活。勐宋每年都在整个社区联合起来举行一次“地母”祭祀活动,另外每个村寨又各自单独举行一次。

神树及其周围的树林都被视为“地母圣林”(或神树林)而被绝对保护,但“文革”时被视为迷信活动的场所而基本上受到破坏¹⁾。

⑤各种“鬼神”居住的“圣地”。哈尼族认为人与鬼神都有其居所,人当然住在村寨里,而鬼神居住在较为奇特的自然景观中。即所有沼泽地“琅呀”*Lanyaq*,天然湖泊“琅玛”*Lanma*,裸露的巨石和奇形怪状的石头“咯咕”*Logul*,以及以高榕、大青树、菩提树、千果榄仁(*Terminalia myriocarpa*——“洛高”*Loqkarv*)、四籽柳(*Salix tetrasperma*——“扼依”*Eelnmq*)等树种中任何一种树生长的小生境,都被认为是鬼神的居所而被哈尼族排在禁止人类任何形式的活动范围之外,因而也被当地绝对地保护。20世纪50年代以前勐宋有多处这样的圣地,但大都于60、70年代运动中破坏¹⁾。

这些信仰行为对轮歇农业地区是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因为这使得轮歇地只可能镶嵌状地分布于森林之中,在农业生产的同时仍可有效保护当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这是勐宋轮歇农业得以良性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为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所做的用宗教信仰规范化了的一种全村社行为。

2.1.3 传统用材林和经济林的管理 作为居住在热带山地森林中的农耕民族,勐宋哈尼族必然要利用森林产品。在热带山地,当地居民使用森林的方式可分为三大类,一是轮歇农业,即通过森

林的砍烧和演替,为轮歇地进行天然“施肥”并改善土壤结构;二是水源林、风景林等各种保护林,具有蓄养水源和美化环境及文化信仰等多种生态和社会文化功能;三是广义的林业,说其为广义的林业是因为山地民族不仅使用林中的木材(经典林业概念),还使用其各种森林小产品(如采集和狩猎),甚至利用林下荫凉湿润的特殊环境或林缘环境种植一些很有价值的长期作物(如茶叶、棕榈藤、染料、竹子等)。

①传统用材林。在整个村社统一规划下,勐宋各村寨都有其相对固定的传统用材林,为其公共的建筑、薪炭、围篱等各种生活生产用材之地。这类森林一般选在离村寨较近(往往与村寨防护林相连接)但非蓄养水源的地方,并以村寨为单位区划管理各自的用材林。村民可较自由地在本村寨管辖的用材林之内砍伐建筑木材、薪柴和围篱木材等,但这些产品只能自己消费,不能用于任何形式的商品交换,更不能在此林区开垦种地。外村寨人员不经村寨巴头“追玛”许可,不得取其中的林产品。如有违反规定,则由村寨巴头“追玛”、祭师“贝玛”和各氏族长老“帕牟”组成的村寨寨老议事庭来处理。

②传统经济林。生活在热带山区的民族往往在林下疏除一些杂草、小树,然后直接在天然林下种植一些长期作物,使其变成一种半人工生态系统。由于这些作物产品往往用于交换,所以这种半人工林叫做传统经济林。这是当地人对热区森林的一种传统利用方式,它利用森林来所创造特殊生境,通过人为的稍加修饰和粗放经营,在不削弱其生态功能(或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提高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种植物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有所不同,勐宋传统种植的林下作物有茶叶、棕榈藤、竹子和蓝靛等,形成貌似森林的传统茶园,传统藤园,传统竹园和传统染料地。这些植物一般来自当地天然森林中的野生植物或邻近村寨的栽培植物,而且根据其野生生长环境特点,将其种植在村社公有林下,谁种谁有,进行看似粗放但合乎科学的管理。

这种传统经济林的功能是多方面的,①经济

1)王建华,西双版纳山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管理;勐宋哈尼族村社定点研究(硕士论文)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研究室,1998.

功能。尽管勐宋地区出现过一些重要的经济来源,如解放前的大烟和80、90年代的锡矿和锰矿,但它们的受益者是相当有限的,且与茶叶比较也是相对短暂的,而茶叶是勐宋自始至终相对稳定且所有村民共同受益的重要经济来源,棕榈藤也是勐宋的经济来源之一;②社会功能。这些传统经济林下作物不仅用于交换,也是当地居民不可缺少的生产生活材料,茶叶是勐宋男女老少皆喜爱的饮料,竹子和藤条是当地重要建筑和编织材料,而蓝靛则是当地哈尼族所有传统衣物的染料;这些传统经济林还是哈尼族社会最初产生私有化的标志之一(水田也是其标志之一)、当地人在村社公有的森林、轮歇地中,通过种植这些长期作物而实现对当地资源的长期拥有,因为这些作物谁种谁有且可继承;③生态功能。由于这些传统经济林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森林结构,所以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涵养水源、环境保护和小气候调节、美化环境等多种生态功能,尤其在刀耕火种盛行的热带山区,这些传统经济林的生态效益更显得重要;且“化”的管理使成为一种真正的生态农业。许多热带山区民族村社都有经营类似传统经济林的悠久历史,如澜沧县布朗族村社便保存有千年古茶园,与勐宋相邻近的布朗山和南糯山也有数十处800年的典型传统茶园^[1]。这种传统经济林尤其是传统茶园可能是世界上完好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混农林体系之一。

2.2 农业生态系统的传统管理

2.2.1 轮歇农业管理

哈尼族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等原因,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不同哈尼族支系的农耕系统有所不同。西双版纳哈尼族在几百年的迁徙中不仅发展完善了精细的轮歇农业农耕技术,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农耕礼仪。但那些看似很虚幻、蒙昧的农耕礼仪,其实是热带山地民族与其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一种有效手段,它在客观上能有效地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及其森林资源。而这种良好的生态环境及其森林资源就是这些山地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轮歇农业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生产活动,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刀耕火种”那么原始而简单,它包含着当地民族丰富的传统知识,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具有深刻的生态和社会文化内涵。

例如,勐宋哈尼族在选地时的禁忌之一,有榕树苗附生其它树上则不能用作耕地。调查分析后发现,哈尼族相信那些幼苗阶段经附生并通过绞杀其它树木而发展成乔木或大乔木的榕树是鬼神灵(尤其是恶鬼)居住的地方,对这些榕树及其周围环境的砍伐和破坏就会触犯鬼神灵而使人生病乃至死人,所以高榕、大青树、菩提树等这些树及其周围环境绝对地被保护下来。许再富等认为,榕树是滇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比起其他物种而言,它们具有更重要和更深远的生态学意义,必须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给予更多的关注^[2]。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哈尼族先民们早已知道这姗姗来迟的科学家们发现的热带雨林的奥秘,他们早已把这类植物列为重点保护的對象。以同样原因而被哈尼族所保护的植物还有千果榄仁和四籽柳。值得一提的是,许再富等指出,在历史上,对榕树的直接损害主要在于当地(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实行刀耕火种,森林的整体砍伐也把林中的榕树砍掉、烧死^[2]。实际上,这在哈尼族社会中是不会发生的,他们不仅不砍高榕一类的榕树,而且也有意识地将木瓜榕、聚果榕和鸡嗉子果一类的榕树保留下来,甚至在地边、庭园中作为蔬菜和水果种植。如果上述破坏行为确有发生,那也是在特殊历史时期造成的,并非原住民的传统行为。

另外,蜂猴的栖息地和活动区,以及有巨石或奇形怪状的石头的地方都被禁止用作轮歇地。由此看来,在哈尼族传统社区中,因进行轮歇农业而发生大面积成片的森林砍伐几乎是不可能的,加上历史上人口稀少和森林覆盖率高,轮歇农业仅仅是在林海中开了一个个小小的林窗而已,并不构成对整个山地森林系统的破坏。在实践了200多年的轮歇农业之后,勐宋地区仍有49%的森林覆盖率就是明证。此外,轮歇农业生态系统本身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农业系统^[1]。

2.2.2 水田的开垦与庭园管理

勐宋在平坝、山谷及缓坡地带开垦了133.33ha水田/梯田,这减轻了勐宋哈尼族对当地生态环境尤其是对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的压力,无疑是勐宋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没有这些田,勐宋每年至

1) 见第39页注1)。

少得增加一两倍的轮歇地,其以前可持续的轮歇农业也就得提前退出历史舞台。

勐宋哈尼族的庭园不仅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至少发现了 227 种和变种栽培植物和部分保留的有用植物^[1];而且这种庭园模拟了当地自然群落,使这么多的作物在有限的空间内错落有序地搭配起来,从 10、20cm 高的香料作物(如刺芫荽)到 10m 多高的木本蔬菜(如香椿)都在这人工群落中找到了相应的生态位。这些植物中许多都直接引自当地野生树种,所以它是当地人进行植物驯化和迁地保护的重要场所。这些小到几十平方米,大到千余平方米的庭园就是一个个家庭“植物园”,也是每家生活用品的一个“百宝地”,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当地人对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压力,从而促进了当地植物资源的保护。因此它是植物迁地保护的一种重要的民间参与方式。

3 结 语

森林是热带山地农业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①森林的演替与砍伐是热带山地进行轮歇农业生产养分循环最重要的“天然投入”;②森林是热带山区的“天然水库”,是水田、梯田和人畜饮水的重要水源;③森林是当地民族的生活生产资料的重要来源;④森林也是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的物质基础。勐宋山地哈尼族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领悟了森林-水源-农业-文化这一人类生态系统的密切联系,并在传统森林管理及其农业生产中体现出他们的朴素的生态观。

在西双版纳规划自然保护区仅有 40 年的历史,保护区保护措施的落实更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才开始。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信仰、乡规民约和传统实践在森林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勐宋哈尼族传统保护村社藤类保护林保护了大量的野生棕桐藤,是重要的种子采集基地,勐宋哈尼族“以利用促进保护,保护是为了利用”的传统庭园管理也是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值得借鉴的。这种传统保护是现有自然保护区、植物园和种质基因库的有效补充。利用原住民知识及其传统文化来促进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完全有可能的,勐宋哈尼族的这种传统作法就是民间参与生物多样性管理的

一种典范。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应该仅仅是政府或科技部门的事情,而应该成为一种全民的意识和行动,让普通的老百姓参与进来,尤其让那些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周围或与森林密切相关的村民参与进来,并把保护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也许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功的关键一环。

近几十年来,由于受到政策、市场经济及人口增加的等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民族生活方式、农业生产方式以及村社管理体制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以民族文化信仰、价值观和乡规民约为主的传统资源管理模式已受到极大的挑战。如何恢复和保护管理生物多样性的原住民知识和民族文化是当今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保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 [1] 龙春林等. 西双版纳的传统茶园系统. 见: 裴盛基等编. 西双版纳轮歇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研究论文报告集.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7
- [2] 许再富. 榕树——滇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的一类关键植物. 生物多样性, 1994, 2(1): 21-23.
- [3] 许再富, 刘宏茂.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植物知识体系与植物多样性持续发展的关系. 见: 钱迎倩等编. 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 [4] 许建初等. 西双版纳轮歇演替中生物多样性的定量研究. 见裴盛基等编. 西双版纳轮歇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研究论文报告集.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5.
- [5] 陈三阳等. 西双版纳勐宋哈尼族传统管理和利用棕榈藤类资源的研究. 云南植物研究, 1993a, 15(3): 285-290.
- [6] 陈三阳等. 西双版纳藤类资源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热带植物研究论文报告集第二集.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3b.
- [7] 陈三阳等. 勐宋哈尼族轮歇农业生态系统中藤类资源的管理与推广. 见: 裴盛基等编. 西双版纳轮歇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研究论文报告集.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7.
- [8] 张新时. 对生物多样性的几点认识. 见: 钱迎倩等编. 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 [9] 岩亮. 西双版纳轮歇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研究项目总结和对话讨论会. 见: 裴盛基等编. 西双版纳轮歇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研究论文报告集.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5.
- [10] 裴盛基. 试论民族植物学在植物园发展新时期的作用. 热带植物研究论文报告集(四).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6.
- [11] Rao, R. R.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Role of Ethnobiologists. *Ethnobotany*, 1996, 8: 14-24.

(收稿: 1999 年 12 月 21 日)